

海水下面 是火山

张洪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9723261 - 2

福州大学
图书馆基库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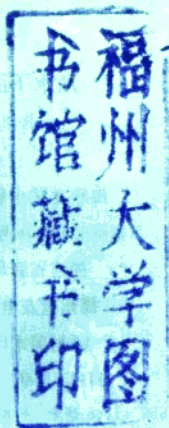


9723261

海水下面 是火山

张洪 著

I247.57
92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(闽)新登字05号

海水下面是火山

张洪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76号 邮编: 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

福州美术印刷厂印刷

(福州五里亭 邮编: 350001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8.875 印张 2 插页 220 千字

1997 年 2 月第 1 版

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-80534-962-2

I·857 定价: 1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—

20 世纪末，步入现代化中等城市的良港市，栋栋高楼拔地而起，各式花园住宅商业区星罗棋布。

坐落于三山路的海天宾馆，四周草木葱郁，彩灯密布，504 房间住着一位 23 芳龄，体态丰盈、女性魅力十足的小姐。她紧抿着双唇，心有所待地斜靠在单人真皮黑沙发上。她叫任冠男，正在等待着市长秘书卓奇的到来，约定夜 7 点在此交换一份房地产开发草约。做为景福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李克俭私人秘书的任冠男，在近日业务洽谈中，深深地被卓奇那飘逸洒脱、清秀俊美的气质所迷。

7 点不到，任冠男便听到了敲门声，门外站着的正是她焦心等待的卓奇。卓奇 1.75 米高，身材修长，鼻梁上那副金丝眼镜掩不住那闪动着机灵的眼神。他淡淡一笑：“任小姐好。”

“卓先生请。”任冠男冲着卓奇灿灿一笑。卓奇落座后，从公文包中拿出草约递给任冠男，“看看还有什么不同意见？”

任冠男并没急着接草约，她冲了两杯咖啡，放在桌上，“随便点，我们已是第三次打交道了。”这才拿过草约，仔细地读着。

卓奇一时无事，随手端起咖啡，慢慢地啜饮着。他侧目任冠男，见她俯首看那草稿，低领的胸前半露着两堆雪白的乳房，便勾起了他渴慕已久的心，勾起了他全身的欲望。而此时任冠男恰抬头给他一个灿烂的笑。

任冠男本就天生丽质，此时在卓奇的眼内更是灿烂如花。卓奇今年 26 了，并非没接触过女子，他的恋人，市长千金刘雅与他 是 5 年同窗，3 载长恋了。只是他们相敬如宾，卓奇奉她若神明，从未越雷池一步。

“卓先生真是难得的人才，才华横溢，合约严密得无懈可击。”任冠男放下草约，端起咖啡，一口喝光。她展颜微笑，“卓先生，这笔生意促成，多蒙阁下和市长关照，我和李经理都不胜感激。”她侧身前靠，挨近卓奇。

卓奇侧首，那张笑靥，那口红唇就在眼前，他情不自禁地双手抱起任冠男，四处摸索，狂野热烈。

任冠男也陶醉了，伸出双手，勾住了卓奇的脖子。他们的双手相互伸到了对方的身体，迫不及待地拥到床上。

一场巫山云雨在痴迷中结束。

卓奇在昏累中睡去。

任冠男头靠卓奇的肩膀，纤手轻抚着卓奇结实的身體，飘飘然、昏沉沉。她在无比的满足中回味着。

经过一番劳顿的卓奇，逐渐清醒了过来。但方清醒，却又懵懂了，“怎么，我们……”他惊诧得语不成声，一个翻身起床，慌乱地找衣穿起。“你……我……”他不知从何说起，更不敢望横躺在床上的任冠男，就狼狈而走。在他的脑子里，刚才发生的一切是那么的突然，连冷静思索片刻的机会都没有。

卓奇在一阵巨浪一般的欲望退过之后，开始逐渐冷静，开始全身发冷，内心又慌又空。卓奇像一棵树，原来那样的苍劲和繁茂，但就在这顷刻之间，一下子就蛀空了。

任冠男来自闽北山区，四年前高考落第，她那考进大学的男朋友来信，断绝了她们的恋情。那封信深深地刺痛了她，也深深地撩起她走出去，闯出个成就，找个比男友更强的丈夫的自尊心来。

任冠男就这样带着自尊，带着愿望，只身离开生她、养她的家乡，应聘在良港市公交大厦当服务员。一个偶然的机，她认

识了港商李克俭，随后被聘为景福房地产开发公司公关小姐。她上岗的第二个晚上，李克俭把她叫到了他的卧室。

“任小姐，你想不想当我的私人秘书？”李克俭开门见山地问。

“当然想。”任冠男回答得很干脆，她知道经理私人秘书在公司的位置。

“私人秘书和经理是亲密无间的。她不仅要协助经理处理公司里的公务，还要负责经理的生活起居，一句话，我需要你办的都要办。”

任冠男不是傻瓜，她明白李克俭的用意。她沉思了片刻，反问：“是不是一定什么都要做呢？”

李克俭肯定地点点头。实际上，他将任冠男挖来，目的就在这里。

“你给我什么好处呢？”半年的特区生活，任冠男知道如何交易。

“你可以出人头地，可以拿高于其他职员一倍的薪水，这些还不够吗？”任冠男如此冷静，倒令李克俭感到惊愕。

任冠男摇摇头，这些对她没有吸引力，因为这些对实现她的愿望没有多大帮助。

“那你还要什么条件？”

“几年后，我要自己当老板，或者你给我一笔钱；还有，我一旦选中了我的心上人，你就要放我走。”任冠男的语气很坚定。

李克俭想了想便答应了，他不仅喜欢任冠男的长相，更喜欢她的性格。

那晚，任冠男从少女跃到少妇，跃到了李克俭秘书的位置上了。

任冠男深知，自己一无社会背景，二无资本，要想出人头地，真是比登天还难。幸运的是，家乡清秀的山水，哺育出艳丽的她，

应了一句山坑出毛蟹的俗语。红颜易老，春花易谢，她要把握时机，找好退路。她对自己的计划成竹在胸，因而神闲气定。卓奇离开后，任冠男在浴缸中泡了好一阵子，才穿上一套红色旗袍，然后转到窗台，撩开早先布置在那的红条绒窗布。她提出摄像机，放在台桌上，取出录相带，放到录放机中。她抬腕看看表，见时间已达 21 点，知道第二场戏就要开始了。

李克俭祖籍晋江，上代迁居香港，今年已近 50 岁了，他不通闽南话，讲得一口地道的粤语。他原本只是香港的一个小生意人，资产不上百万元，所幸的是他早入大陆，起先搞服装加工，近年来转向房地产，突发了起来，成了千万富翁。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，找上任冠男为色、为情、更为事业。除了回香港外，他与任冠男是形影不离，她已成了他生活和事业中的知己。今晚他应约赴会香港来良港的同行，套了些人情，便赶了回来。他特别看重此次业务的商谈，它的成功与否，关系到成千万利润的进出。李克俭方遇开门的任冠男，便急着问：“草约送来了没有？”

“送来了，我看过，没有什么大的变动。”任冠男走到茶几前，将草约交给李克俭。

“太好了。”李克俭喜形于色，胖胖的圆脸，刻着许多沟线，“冠男，我们又一次成功了，来，祝贺一下。”

任冠男随手从台桌上端起两杯冷开水，递一杯给李克俭，“祝贺老板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李克俭万分惊讶，两只小眼睛直楞楞地盯着任冠男。

任冠男知道李克俭惊讶什么，他们原来的祝贺是两人长长的亲吻，这次不仅形式变了，称呼也改了，李老板三个字将他们之间的感情远远地隔开了。“李老板，我已经找到了如意郎君，一切到此为止吧。你说过，只要有这一天，你要祝贺我的，你现在可

以祝贺了。”任冠男洗却了往常的娇笑，一脸正经。

“是吗，是谁？”李克俭如受重击，心一下子掉到冰窖里了。他是说过那句话，他无法伴她终身，但他不想这么快分开。他也是个重感情的人，自从有了任冠男，他从未碰过其它女人，何况她还是自己事业上的得力助手。红颜知己难觅啊。李克俭颓丧地落坐在沙发上。“他是谁？”

“市长的秘书，卓奇。”任冠男也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。

李克俭突然抬头，两眼发光，“卓秘书？”他待证实没听错后，忽地“哈哈”大笑。“你别逗了，卓秘书，人家是市长的内定小婿，他会看上你？”

任冠男知道，没有证据，打死李克俭都不会相信，她抬手一摁录放机，电视机荧幕上便亮出刚才卓奇与任冠男相拥的场面。

李克俭心底酸酸的，真想把电视机砸掉。他知道这是一次粉色陷阱，“爱情是双方的，靠一个陷阱是捉不住的。”

“难说，许多夫妻不都是靠一句承诺，一纸婚约绑了一辈子？”任冠男很有信心。

“这因人而异，卓奇是何等人物。再说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，你们年轻人不是都注重爱情吗？”李克俭不能眼睁睁地失去自己的心爱。

“爱情和婚姻可以转化，可以相通的。”任冠男笑笑。

“你没有百分之一的希望，你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的。”李克俭语重心长，一脸诚意。以他的阅历，他敢这么肯定。他不希望任冠男去冒这个险。

“我宁愿去赌心爱的百分一，也不要无所谓的百分百。”任冠男这种思想形成已久，她要去实现自己的愿望，因而态度坚决。

李克俭无言以对了，他知道自己一时无法改变任冠男的决心。他沉默良久，只好吐出三个字：“祝贺你。”

“谢谢。我想提前提取你给我的嫁妆。”

“现在就要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有个要求。”李克俭掏出支票，“但不是交换条件，请你暂时不要离开我。”

任冠男沉吟片刻，歉疚地说：“我既成人妻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延续了，我要对得起他。”任冠男有意放松气氛。

“我知道。”李克俭苦笑一声，“性方面我不强求，但业务上我确实离不开你。”

“这样，暂时可以，待我需要独立的时候，你要放人。”任冠男接过李克俭递来的30万元支票，他很守信用。

“自然，到时候我还要助你。”李克俭又记起了什么，“对了，这笔钱假如没有太大用处，可投入这次东区房地产开发，希望我们多一种合作。”

“我会考虑的。明天签约按期进行吗？”

“当然，免得夜长梦多嘛。”

午饭后，卓奇回到单人宿舍，便迫不及待地拿出上午签约时任冠男递来的信。

卓兄：

吻你。一夜春风，三生有幸，我真心真意地爱你，一生爱你。

我清楚你已拥有许多，市长的千金，未来官场的发达。但我也要让你明白，自昨夜起，你这两种“拥有”已经不存在了，只要我将录像送给市长。这不是胁迫，这是我的爱，方式虽然不雅，不好接受，但却证明爱得深刻，深刻得不爱即

仇。我是做生意的，在我们的爱情中不妨也谈点生意，我要用 30 万元买你的爱，只要你同意，随时可以成交。

人生不妨多点传奇。你不是羡慕生意人的独立人格、独立行为，独立事业？下海吧，浩瀚的市场海洋任你遨游，传奇的人生等着你去书写。

翘首等待你的到来。

拥抱你。

爱你的：任冠男

信虽只有两张，却搅起了卓奇胸中的千重浪。他虽厌烦官场，厌烦那毫无价值的公文旅行、讲话演说，厌烦那无谓的应酬客套，但却割舍不了他的刘雅，刘雅那高雅的身影在他心目中是圣洁的，他爱她如生命，他怎能伤害心中的“圣母”。传奇的人生是他自幼所追求的，他不喜欢坦途——一眼就能看到人生尽头的坦途，那是泛味的人生，无聊的人生。他深爱茫茫前途，它会迫人拼搏，拼搏得风尘仆仆，可是会朝气蓬勃；拼搏得饥饥渴渴，可是有欢欢乐乐。人生的净末生旦丑，他渴望统统扮一回。任冠男的召唤对他有无比的吸引力，他深深地陷入矛盾中。选择刘雅就只能是坦途，选择任冠男就可选择传奇的人生，这之间是道二难选择题，非此即彼。

卓奇仰躺在床上，双眼盯着天花板，思索着进退、利弊。他深知，按现有的路子走下去不要几年，凭着自己现有的条件，当个县处级干部十拿九稳。如辞职下海，刘市长、刘雅、老爸以及许许多多的亲朋好友必定是反对、制止，甚至责骂。不接受任冠男的条件，任冠男也绝不肯罢休，何况那确实是个诱人的条件，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，可一试身手。

门“吱呀”一声推开了，卓奇见来的是刘雅，急忙坐起，“这

时候怎么有空过来？”

刘雅轻轻地掩上门，“怎么，不欢迎？”刘雅就像她的名字一样，长相秀雅，亭亭玉立，披肩长发，宽额，椭圆的脸庞上点嵌着“含笑”目，双眼圆而略扁，睫毛修长。眉如柳叶，细而美；鼻似葱头，上狭下宽，直而秀丽；齿像编贝，整齐洁白。她的双眼闪动着睡莲般的神韵，圣洁、凝重、高雅。一眼看来，她仿佛有那种知识女性、大家闺秀身上所特有的气质，让男人洗却庸浊凡俗，不会联想到占有，而是去领略浓缩着学识、阅历、性情于一体的风姿、神韵。她轻颦浅笑地走近卓奇，“我爸说，你今天魂不守舍地老是发呆，看你神色，是有点不对，怎么啦？”她挨着卓奇坐在床沿上。

“雅雅，假如有一天我们分手了，你恨我吗？”卓奇面对这么个高洁、秀雅的女神，心头越觉惭愧、自卑。他似无心，又似有意地问。

“当然恨，怎么不恨。”刘雅轻笑一声，抿着两个淡淡的酒窝，拉着卓奇一只手，把头靠在卓奇的肩膀上。“可我有这个机会吗？”

卓奇看着她自信的表情，心就软了，他真不想，也无意去伤害这么个清纯的，挚爱自己的姑娘。但上天就是这样捉弄人，就是要砸烂人间一切美的东西，不该伤害的却被伤害。

卓奇的心被不安揪紧，自己真无权这样挨着她。他不自然地向旁边躲了躲。

“不舒服吗？看了医生没有？我妈说你今晚就别吃食堂了，上我家吃晚饭。”刘雅靠在卓奇的肩膀，宛如靠在一棵参天大树上，神情是那么安详，秀眼微闭，朱唇轻启。

刘市长就这么个女儿，他们夫妇视卓奇如己出，关心他，叫他吃餐晚饭本是常事，可今天卓奇听来却心潮难平。他和刘雅一旦分手，两位老人是否能承受打击。想起这些，他更是心烦意乱。

“我妈说，让爸年底把你放出去，省得为避嫌，害得咱们一家不能常常团聚，让你吃食堂受罪。”她莞尔一笑，有那种权势者的优越，却无权势者的傲气。

卓奇想起刘雅一家人几年来的关怀、厚爱，两眼潮湿，泪水不禁滚出眼眶。世事多变，人生无常，那一切现在对卓奇来说似乎都是多余的了，他愧对那份温情。

“雅，雅雅，那已成过去，现在我已另有所爱了。”卓奇禁受不了那份温情给他的煎熬，他深知爱除了拥有外，更多的还是奉献。他立身而起，一边脱眼镜，一边抹泪，“我是无耻男人，我是轻薄男人，我是不忠不义的男人，你知道吗？”他一反常态，又嚎又叫，“你知道我背着你们干了些什么，我偷女人，和才认识三天的女人上床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奇，你疯了还是发高烧说胡话，我们明年就结婚了，你还玩这把戏试我。”刘雅轻怒微嗔，伸手欲拉卓奇，“别神经了。”

卓奇用力推开刘雅的手，“你才神经，你才是个傻丫头。你不信你看吧，床上就是那女人的来信。”

刘雅见卓奇那样激动，那样认真，神情也严肃了，她见床上真有两张信纸，便半信半疑地捏起，瞧了一眼卓奇，迫不及待地看起来。刘雅越看心越沉，脸色变青，信纸虽轻，她却捧得如千斤重地令她双手发抖。那字迹娟秀，不是卓奇的笔迹，卓奇也不是那种闲得无聊雇个女人写假信哄她的人。可她却深信卓奇不是那种轻薄的男人，他们相处五年，他从未向她提过非份要求。“我不信，我们相处不是三五天，我不会看错人。”刘雅慢慢冷静下来，“奇，怎么回事？告诉我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相信你。”

卓奇在那双净如深山潭水般的双眸，温挚得春风般的眼光中也慢慢地恢复了常态，他慢慢地低下头，“真的，昨晚在宾馆真发生了那件事。”

情侣之间的爱和妒是成正比的，没有妒也就无所谓爱了，做为一个姑娘，做为一个市长的千金，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她脸又由红转白，掩面而去，仿佛羞以见人的不是卓奇而是她。

卓奇躺回床上，四脚伸张，好像刚挑了一副千斤重担，全身乏力，连思维都停顿了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卓奇才一拍床铺，豁然坐起。他拉过椅子，坐在台桌前，向刘市长写了一份辞职报告和一封向他全家道谢、道歉的信，而后用信封装好封口，离房而去。

半小时后，卓奇回到宿舍，收拾起简单的铺盖和用具，连背带提地下楼去，他不想见到任何人。他刚才到市长办公厅，将两封信压在市长办公桌上，并给任冠男打了个电话。来到楼下，他转上大街，招了一部出租车，直奔海天宾馆。

任冠男接到卓奇辞职的电话后，惊喜得发了呆，她没想到这么顺利，她生活的大山、海港找到了，称心如意地找到了，她的愿望实现了。一时，她还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卓奇那自然、自信、轻松的身影在她眼前晃来晃去。她高兴得忘乎所以了，她情不自禁地高叫：“卓奇，我爱你。”她记起了卓奇马上要来，即忙到了洗漱间，精心修饰一番后，便急冲冲地乘电梯下到一楼。她一路小跑，穿过大厅，来到院前，刚好迎上下车的卓奇。她满脸喜得灿烂如花，管不了庭院中还有许多外人，跑上去抢抱住卓奇，重重地亲了一口，“奇哥，谢谢你，谢谢。”她挎住卓奇的胳膊，一边走向大厅，一边向站在边上的男侍叫道：“先生，麻烦你将那些行李提到504房间。”

卓奇原来还情有不甘地恨冠男设陷阱捉他，自己有被俘之感，此时见她是那样的真心、热烈，不快之感也就烟消云散了。“我值得你用30万来买吗？”他低头笑问。

“值得值得，就是300万我也愿意，只是我的家底只有30万。”

任冠男笑靠着卓奇，无比的满足。

“这么说，你是倾其所有了？”卓奇笑看任冠男关上电梯，“我太荣幸了。”

“真正荣幸的是我。”任冠男一待电梯的门关紧，便双手搂住卓奇，面对面地来了个长吻。

许久，卓奇才掰开任冠男的身子，“到了。”

任冠男满足地一笑，跨出电梯，“我人抢到了一个，钱其实一分也没少。”

“哇，真是个好商，精得无孔不入。”卓奇恍然大悟，一成夫妻，那钱还分什么彼此，他心头一凉，又有点被人捉弄的感觉。只是他生性好斗，喜欢聪明的女人，因而一点不快又被喜悦淹没了。

人事易变，昨晚卓奇到这504房还小心翼翼地以客见主，今天却成了房间的主人坦然而进。“世间事，多变幻莫测。”他慨叹一声。

“没有变幻，就没有活力，就没有传奇，也就不是真正的生活。”

“原来你不仅是个商人，还是个哲人。”

“岂敢，我不过是深入了世间，也就对世间多了一份了解。”

“这么说，聪明是来自于生活了。”任冠男的活泼和富有挑战的性格，给了卓奇全新的感觉，他也被感染。

“你是研究生，研究生还问高中生吗？”任冠男打开抽屉，从真皮钱包中挟出那张30万元的支票，“做生意，讲的是信用，货来钱去，两清。”她“咯咯”地开心大笑。

“我不值这许多。”卓奇推回支票，“我暂时还不能卖，我这臭皮囊是父母的，能不能卖，要他们定。”

“你要回青山县去？”

“是的，现在就走。”

“我陪你去。”

“不必了，我一个人回去好。”他一想起老爸，心中就预测到不会被理解，但这一关还是要过的，为情、为理、为恩都要。

二

青山县城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小县城，青江穿城而过，山青水秀，风光秀美。县城依山而建，楼房错落有致，夜晚在一片闪烁的灯光中，仿佛都是几十层的高层建筑，卓奇的家建在半山的临街边，混凝土结构，三层楼，凹式庭院，各楼走廊分布着各式盆花，玉树、常青、桂花、海棠，品种繁多。卓奇的父亲卓崇民酷爱兰花，因而春兰、蕙兰、建兰、寒兰、墨兰，大叶、小叶的，更是应有尽有，且挂着小木牌，令你一目了然。人跨进院子就跨进一种文雅，勃勃生机的世界。

卓奇到家时已华灯初上，爸妈和哥嫂侄已各自在房中看电视，见他回来，又做了些饭菜，大家围在一起，饮着酒。县城离市不过大几十公里，可由于卓奇的工作性质，一年却难得回来一次。

“今天怎么有空回来？”卓崇民问。他今年65岁，由于两个儿子前程看好，自身又注意修身养性，身体很健朗，红红的脸庞，微白的双鬓，稍胖的身体，给人一个富态、健康的感觉。

“叔叔又是跟市长一起回来的吧，怎么今天市长不来我们家？”卓奇不满5岁的小侄儿，靠在他的身边，圆圆的脸，大大的眼，活泼可爱。

卓奇一时不知如何答起，他望望大家，笑了笑，见大家却盯着他看，心想一切都定了，早晚也得说，晚说不如早说，省得憋在心里难受，“我辞职了。”他见大家没反应过来，又补一句，“我准备‘下海’赚钱去。”

“别逗了，怎么从来没有听你流露过。”卓奇的嫂子兰淑英第

一个不信。她 30 出头，一副体育教师的泼辣相。

“你疯了。”知子莫若父，卓崇民知道二儿子在这种大事上不会开玩笑。他双眼圆瞪，“赚钱、赚钱，你现在是没吃了还是没穿了，你一个人赚一个人花，还没花够呀？”

“这是个大事，你可要想清楚。”卓奇的哥哥卓平，倒很冷静。他人过而立之年，又在云岭镇当副镇长，听多见多，对此并不大惊小怪。

“我已经将辞职报告递上去了，而且景福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任小姐给我 30 万当资本。这事已基本定了，今天回来告诉你们，请爸、妈、哥、嫂支持我。”

“你知道你现在的位置，多少人想弄都弄不到，你就这样随随便便放弃了？我当时辛辛苦苦送你上大学，可不是要你到社会闯荡去。”卓崇民火气上来，声音便粗大了。

“任小姐是什么人？她肯给你 30 万元？”还是女人心细，卓奇妈追问。

“她想和我结婚。”卓奇淡淡地回答。

卓奇和刘雅的恋爱关系已众所周知，遇此突变，大家更懵了。

“刘雅另找朋友了？”卓平问。

“不，和她没关系，原因在我。”对刘雅，卓奇是无比歉疚的。

“你，你发神经了，还是变态了，工作说不干就不干了，女朋友说扔就扔了，你是 3 岁小孩，还是怎么的？”卓崇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“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，60 年困难时期，多少人回去了，后来不是后悔都来不及了？我和你妈那时若也走了，大家现在还在老家那山沟沟呆着去。你现在见人家赚了几个钱，就眼红，到时后悔就太迟了。”

“阿奇，这事你爸说的对，我们不图荣华富贵，只图安安稳稳，走江湖，做生意历来是无路可走的人才走的，你现在不缺什么，今

后更不会缺什么，你何苦要自找苦吃。”卓奇妈也是语重心长。

“那个什么任小姐钱很多？”兰淑英插了一句。

“谈不上。”卓奇答。

“比刘雅漂亮？”兰淑英再问。

“还可以。”卓奇知道大家没法理解，“有些事是一言两语说不明白的，走这条路，我是自有道理的，我已经是26岁的人，利害得失不会不知道的。”

“好啊，你知道，你知道个天高地厚。”卓崇民气得拍桌子，“我还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任性妄为的孽种。”

“爸，你不能用老眼光看问题嘛。”卓奇不想惹老父生气。

“我老眼光？好啊，你有本事，你可以忘情负义，可以见钱眼开，当你的老板，发你的财梦去，我没你这个儿子，照样过得好好的。”卓崇民气得扔筷而去。

“儿大不由娘，老头子，你何必生这么大气？”卓奇他妈还是心平气和，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由他去吧？”她随丈夫而去，不住地劝说着丈夫。

“哥、嫂，你们要理解我。”卓奇见不被父母理解，很伤心，连喝了三杯酒，“我知道按现在这么干下去，有官有势有地位，有财产有温暖的家庭，一切该有的似乎都有了，很圆满。可就是没有了卓奇，没有了我。我当官了，人家说那是刘市长给的，生活好了，也是刘市长给的，到外面去，人家说那是刘市长的女婿或者是刘雅的男朋友。我再努力，再奋斗，都没用，一切都是别人给的，而且我要规规矩矩地做人，按部就班地生活，明明白白、平平稳稳地一步一步地走向坟墓。哥，我才26岁，我苦读十几年，我需要有我自己的奋斗史，有我自己的生活故事，我不需要在别人安排下生活。”

卓平理解卓奇的心情，他们毕竟年龄相差不多，容易沟通。他